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三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三 高節下

寬菴朱君巽先生之任

弟之儀

徐光綬

張亨

張廷琛天台三高並小傳朱高士諱之任字君巽號覺菴天台妙山人稟異姿工制舉業試輒冠軍然非所好也雅以經濟自負喜言王霸大略方北京陷南都立馬阮擅政先生草疏往劾中途聞變閒關而歸既而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衣隱空山假著述以當歌哭所往來者惟徐子確菴張子菊人而已以道學自任持論一宗

陽明先之以致知要之以慎獨晝夜履饋於古書者五十年著有易說詩經偶筆春秋述四書尋微史林史娛河圖廣說皆佚不傳惟朱高士遺集齊少宗伯召南評序尚有鈔本云

確菴先生姓徐氏諱光綬字印卿明季諸生也世居台城西北隅先生以道學自任與族兄光胤齊名而志節尤峻嘗赴東門姻友讌飲聞其鄰姑婦勃谿卽變色曰媳敢與婆抵口是犯上也吾道尙未東漸何顏坐飲遂拂衣歸及明亡仍方巾大袖忠憤若狂每遇莊烈帝忌辰必閉門涕泣設奠終日不接一人沒身不衰鄰里稔知其事每歲臨期卽私相謂曰今日徐先生杜門之日

矣及卒無以爲斂諸門人經紀其喪惜子孫式微著述皆散佚予蒐得其文二篇云

菊人先生諱亨梧字翮之姓張氏明右都御史文郁之孫刑部主事元聲之仲子也甲申之變先生年甫十二避難桐柏山清聖祠抱夷齊石像大哭迨其祖臨終問諸孫有能守貞以承吾志否先生應聲如響自是杜門屏迹絕意進取當道耳其名造廬相訪終不見惟覺菴確菴至則款待之卒年七十六私謚介靖先生性至孝工書及詩嘗慨世風澆薄思有以挽之著感物吟五卷行世又有宛鳴草瓊臺草省身編皆佚不傳雍正元年祀忠孝祠

遺書

易說

佚

易通

未見

河圖廣說

佚

詩經偶筆十五卷

未見

春秋述十五卷

未見

四書尋微

佚

史林

佚

史娛六十卷

未見

手錄鉛槧三十卷

未見

自娛集

按三台詩錄云身後手藁散佚猶子頌搜錄得百數十篇與檣谿詩合刻齊息園宗伯爲序而

之行

右朱高士書十部存一部

省身編

佚

宛鳴草

佚

瓊臺草

佚

感物吟五卷

按此書分飛禽走獸鱗介昆蟲草木五門每物系以七絕一首雜摭故事於後間附

論斷有張亭梧自序及曾孫悌跋

右張高士書四部存一部

朱覺菴遺集序

天台齊召南次風撰

寶綸堂文鈔

吾台有三高士曰確菴徐印卿曰覺菴朱君巽曰介靖張菊人皆賢而有文當明季隱居不出清風勁節足與

古人頡頏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間盛傳之雖婦人孺子語及某先生卽灑然動容不敢輕道其名字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菴先生先生稟奇質自幼工於舉子業試輒冠其儕鄉先達多謂先生才長取科第當如拾芥然帖括非其性所好也初以經濟自負好言王霸大略既無所試下帷力學博覽史書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不遺旁及諸子百家搜奇選雋晚則專務於經其爲詩古文也能自出所見縱橫排宕絕去摹擬之迹當時名士後先流寓天台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按當作如須其兄如農未台至也仁和陸麗京柴虎臣蔡九霞武進韓公嚴惲正叔輩莫不聞聲訂交欽其品而重其學嗚呼方先生慷慨

草疏率同志走南都劾馬阮二姦中途聞變閒關而歸
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服家徒壁立惟用著述以當歌
哭蓋晝夜寢食於古者數十年而後歿家庭自相師友
則有其弟檇谿媼戚則有袁許朋好則有徐張先生在
時往來酬和之作甚多今相去僅數十年所著書散佚
殆盡或以避兵或以轉徙或爲有力者覓購如易說四
書尋微史林河圖廣說數十卷皆已無存惟易通尙留
大半其遺藁猶在篋笥者賴猶子某按詩錄名頌手爲校錄
與檇谿集合可得百數十篇耳歲庚午召南以病告歸
里某屬爲序夫先生節行之高不以文重豈藉序耶第
在後學者聞風興起得嗜片紙隻字自當珍爲至寶曰

此西山作歌之遺音東籬采菊之逸韻也先生諱之任弟楷谿先生諱之儀猶子某卽楷谿豕嗣爲余受業師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聞諸故老覺菴隱居歡奧嘗著詩經偶筆十二卷春秋述十五卷手錄鉛槧三十卷史娛六十卷其詩文自自娛集陸麗京蔡九霞每稱賞不置共爲一聯揭於隱居曰論學不妨子靜異著文時付伯喈鈔楷谿字君正哭姜貞毅詩一時推爲獨絕毛西河錄於詩話中

按西河詩話姜採以思陵十一年杖謫宣州會國破暫居吳門將死遺命曰我宣州軍也必葬我敬亭之

麗輓弔詩累千百與譴謫未遂命葬戍所情節終未似惟崑山徐健菴此日忠魂縈戍所當年清節映朝班蘇州葉平仲變姓久同吳市卒荷戈終作敬亭人及天台朱君正漫言禿節終須返豈意黃冠竟不歸數聯切題真唐詩也

遺文

共三十四首錄二

論諸葛孔明謝安石

朱高士文鈔

昔有人讀唐詩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遂以孔明在當時以不出爲高子謂孔明不出成何臥龍且孔明是時亦不容於不出識時務者在於俊傑此時龐德公不出矣司馬德操亦不出使孔明不出將時務

委之何人扶炎漢之尤鼎伸大義於一時正賴孔明之
一出也又因郝隆戲謝安石出則爲小草處則爲遠志
案按本當言處則爲小草出則爲遠志郝隆特反其語以戲安石耳遂謂謝公於是時不
必出夫謝公當時亦在清言之列彼其兄萬已受自容
何所之譏而殷深源復有用違其才之誚使謝公不出
則處士盜虛聲謝公其何以自解四郊多壘士大夫之
恥況有可濟之具而猶袖手旁觀聽其頽圯豈人情也
乎苻堅百萬之師南下朝野莫不震懼使無謝公則晉
鼎移社稷覆羣士流亡衣冠滅裂謝公其可不出耶惟
其一出然後摧勅敵挫強臣救人民於塗炭措四境於
衽席此謝公之不容於不出也且自古聖賢安有不出

者伊尹出矣孔子亦出孟子亦出董仲舒周茂叔程明
道無之不出惟其出而不展其用斯乃終於不出耳然
豈因不出高於出耶齊次風曰通儒之言柔按覺菴不
出者也而能不以不出高於出此
所以爲通
儒之言也

論君臣無獄父子無獄 朱高士文鈔

春秋傳云君臣無獄父子無獄孟子云舜盡事親之道
而瞽瞍底豫朱子引羅氏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釋之細
思竝者異經同旨總之是責在子也然此乃性情之至
自然而然又非聖賢知此而天下人不能知也如戾太
子反者也其先以江充巫蠱之偏而懼問少傅石德德
懼并誅遂告太子收補充等係獄太子曰吾人子安得

遭誅不加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
不知所出遂聽德計收補充等斬之如元咺訟君者也
先以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
不廢命奉叔武入衛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入殺之元咺遂出奔
晉此三凶者之當危急之際一值有子見殺之時猶能
秉此不失夫元咺戾太子知此則無不知之矣後世之
儒則惟以時俗爲依違不論事之輕與重及上下之大
分每值此則以周鄭交質例推之此與黨惡佐逆何異
乎是又戾太子元咺之罪大矣此事必據經而聖人爲

人倫之至

遺詩

見三台詩集

詠懷

獨坐無與晤攬衣起行遊遊彼山澤閒樹木何翛翛狐
兔伏岡巒羣鳥鳴啾啾荆棘塞中路元雲起高秋晨風
不可遏去雁寧少留徒存帝王略含鬱誰與酬區區魯
子敬邈焉已寡儔沈吟負鼎翁曠野悵悠悠

詠古

公子名冠世捐死救邯鄲不遵魏王令祇共監門言兵
符盜王寢追擊虎狼前虎狼既已遁趙德魏不然公子
竟留趙十載不言旋救趙非徒趙此旨若爲傳富機在

能斷常義詎足牽

稽溪遺詩

詩錄四首錄一

輓姜貞毅先生

故國淪胥事已非，孤臣徒倚欲何依。
祇言阜帽終須返，誰識黃冠竟不歸。
巷哭淒其吳市月，堂封慘澹敬亭暉。
懸知此日排闥闔，玉几重瞻淚滿衣。

諸生王采薇先生瑞彬

同治黃巖志王瑞彬一名居敬字勳臣號采薇號畏齋又稱薇道人明博士弟子員從權兵部尚書張煌言遊煌言與錢肅樂熊汝霖起事於鄞迎監國魯王以海於天台煌言又募兵於台聚舟居林門往來桃渚瑞彬

皆與籌畫以海卒煌言散軍居南田之懸輿後被執并執瑞彬將坐法當道者謂狂生者矣釋而遣之瑞彬初與同人結息林詩社後居嚴之桐廬授徒講學十餘年生平著作脫筆輒棄去唯桐廬集二卷樓茶溢詠一卷傳於世

雜錄

鮎埼亭集張煌言神道碑甲辰六月散軍居南田之懸

輿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

名綸以字深陽人

門生王居敬侍者

楊冠玉

人

將卒數人舟子三人丙午七月故校執公并

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九月公受刑三人殉焉王居敬者

字畏齋一字采薇黃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

後爲僧名超遜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

輓玉薇人

王首錄一
三首詩錄

黃嚴潘最眉石撰
息林詩箋二集

顛倒春齋夢花朝失故人垂綸殿子瀨晞髮謝家鄰患

難留諸子全歸慰六親平生未了事泉路勵精神

按此
卽爲

厲鬼以
擊賊意

遺書

桐江隨筆五卷

台郡識小云玉瑞彬自號薇道人爲張元箸煌言門人
從之結茅南田元箸被執脫去爲僧名超遜卽鮎塢亭
集所謂門生玉唐敬也道人晚居桐廬著桐江隨筆余
從玉澄園者廉鈔得之有曰諸葛奚存蘇卿尙在丹心

一點白髮數莖他日好事者儻埋我於墓初墓側而題
其世曰明處士天台薇道人之墓則九原無憾矣蓋其
志良可憫也二子曰瓚曰璿有示兒三十六韻及桐江
六歌並見隨筆

手錄薇道人桐江隨筆序

臨海宋世榮撰
礪山駢體文

薇道人王瑞彬原名居敬黃巖人也避地桐江作隨筆
五卷處流離之際寫淫鬱之情意不專於著書體祇居
於小說友天玉激園孝廉若浩以鈔本見寄蝨餘僅辨
蠅楷細排手錄一通覽循三歎夫以明綱掃地鬪燄燒
天小人久化爲蟲沙太室竟遷夫龜鼎我國家憫包
胥之哭殪寒燒之魂乾宗鏡清坤輿斗戴當夫順流南

下破竹長驅怒懷已出於青城种姚并戮於朱鎮乃有
蛙張箕怒螳肆車當井無半壁之皮浪作揮戈之想斬
綵揭沐沐祇招自市康蠶雨腥風路已窮於海上至於
身棲絕島計竭丸泥如張煌言者其愚可嗤其志亦可
憫也維時薇道次以書生之弱預幕府之謀事不可爲
死猶勿去樓船何處空傳徐福爲仙玉弩全亡尙傍田
橫作客泊平林援丕州穴鼠被薰特屍頰首以就擒參
軍銜鬚而受縛塗山後至終戮防風平陰先鳴卒殲郭
最而道人竟能設計自脫入水不濡始混跡於髡緇旋
反初而魚服飄劍電殛之夢慘聽虞歌海枯石爛以還
遂餐周粟指嚴陵之瀨賃來馬磨三閭傍暮羽之臺控

付驢鳴共慟爾乃繩牀土銜藜杖楮冠將軍之樹影模
糊國士之橋樑艱脆蓬隨脚轉可憐張儉無家聚賸舌
存誰識趙岐尙在於是坐三家之塾挑五夜之燈恟恍
舊游依稀隔世江花江草野老但覺其悲或泣或歌旁
人不解其故庾子山傷心一賦目斷鄉閭毛修之亡命
七年血銷戰壘唾壺擊缺望蓬海而塵迷短劍斫來銷
榆陰而槩握歲月旣積篇幅漸多或拾舊聞或抒新意
或蘄蘄於道學之派或鯁鯁於治亂之原雖持論閒涉
於拘而大旨不離於正抑且立言有體措語知裁不少
悲殷之辭絕無吠堯之失此固乙庫之偶遺采掇而
酉穴之不媿珍藏者也惟是推許煌言一以爲武侯一

嘉業堂刊
以爲信國不無阿好未免過情然以艱難其歷之私生死相依之約感深知我誓不負君要自出於素心初非愛而加膝亦足見心跡之忠厚宿諾之堅貞矣所惜卷帙非繁流傳未廣尙擬謀諸桑梓壽以棗梨留豹一斑印鴻半爪是用釐其謬字弁以芟言如九原其可作乎知同心必有應者

桐廬集二卷

乾隆黃巖縣志瑞彬生平著作脫筆輒棄去惟桐廬

集二卷行於世

今未見

栖霞溢詠一卷

是集凡五七古詩八首五七律三十四首蓋後人選

錄本也

遺詩

錄十四首

秋望

九月風颼颼扶杖到山麓
千里無勁草巖頭看寒竹
白日笑昂藏青鐙憐髀肉
精金百鍊堅長河萬折盡
西山新月明一枕臥空谷
展轉不成夢悲歌易水筑
壯士抱遺恨夜夜山鬼哭

宿東刊山人家

甲辰

倦遊尋五柳清風臥竹林
奔走成何事空廣梁父吟
日暮層雲密同袍意氣深
嗟子匏落日猶見古人心

六歌

有序 乙巳

昔杜子美有七歌文文山有六歌子才媿子美位非文山而悼時憫俗之心流離患難之苦則曠百代而若合符節也初居桐江以生平不能無遺恨者賦詩六章曰桐水六歌

有親有親不能葬烏鳥私情何時降二喪頻年在淺土清霜颯颯萎翹楚言念劬勞罔極恩我心烈烈如炎火有妻有妻埋窮島飄風發發吹荒草生前菽水奉二親鞠育諸子斯恩勤甘載雞鳴御琴瑟罍寂寞涕頻頻

按先生妻益歿於南田因葬焉

有子有子各天涯伯仲何日壘篋諧阿瑤付託頗得人阿璿飄泊歷艱辛阿瓚崎嶇傍老身西風一夕越與秦

幼子幼子棄路旁朽骨不知在何方流離饑餓罹夭折
人父肝腸能如鐵汝兄會聚或有時悼汝心衰欲嘔血
先壘先壘久蓬蒿翹翹荆棘狐兔驕墓旁一室亦衰草
吾家舊燕傍誰好春秋谿澗蘋藻青臨風飲血哭吞聲
老身老身如棄匏野萍春水風飄飄吁嗟龍髯不可攀
滿目禾黍淚痕斑六歌歌兮媿文山白帽遼東何時還
住山行

雲遊經過桐江道江水連天共縹緲春風兩岸桃花深
崎嶇細路行人少臨江曲逕山門開古寺淒涼傍衰草
風波不償草履穿暫借一椽栖野老四壁朝暮白雲遮
滿逕敗蘗輕風掃蓬門不設山月窺荒荒一室清光好

猛獸白日向人嗥夜半牀前飛怪鳥老病不知筋力衰
強學采薪畏崔巍日汲清泉烹苦茗緣谿策杖蹋青苔
須臾狂風捲地來天昏日暗雲徘徊驟雨斜飛侵牀席
嗶嗶屋漏聲如雷竟夜到曉不肯住驚聽冷猿叫古樹
水蛙欺人跳入釜牀頭破被無乾處欲向寒鑪覓殘火
遺灰一夕如泥土竈前不復有積薪且往山頭刈翹楚
山高路滑走不上石角破足刺滿掌空手歸來亦行歌
一曲悲壯聲高朗畫粥啜水味自甘誰學東坡歎無鹽
結社白蓮慕遠公可恨今日無陶潛獨立長松看麋鹿
賦罷新詩倚修竹

懷潘屈右

與君分手去終日掩柴荆故國音書杳他鄉旅夢清只
緣名義重翻覺一身輕日落秋山靜猿嘯又幾聲

夜泛桐江

放棹桐江暮秋山萬里清峰巒隨岸改星月傍舟行隔
浦漁歌遠前邨燈火明孤帆一片影能使客心驚

題嚴州玉泉寺

本爲尋謝舉羽輦而來而高僧如遠公者亦不可得江
河日下感而賦詩

冒雨入古寺雲煙萬壑清高齋臨絕谷曲徑遶幽林綠
竹連天翠黃花滿地金誰賡晞髮集聊詠白蓮吟

清明

予去台九載羈桐四年蘋蘩茂草正壘蓬蒿每逢寒食
輒南向悲號顛天無路嗚呼盼澗藻而興嗟風木之悲
徒切望山榛而莫見蜂蟻之恨尤深哀哀鮮民生不如
死喁喁短章歌以當泣

流落江湖近十年故鄉先壟白雲邊哀猿叫破春風冷
杜宇嗁殘夜月懸此日眼枯猶有淚百年腸斷不能咽
陵園鐘虞憑誰問應向空山泣野煙

山居卽事

六首錄一

乙巳

春風到處見天機高捲疏簾對夕暉蕩漾碧波魚子出
芳菲青野草芽肥白雲高逐紅霞去紫燕低從黃雀飛
細看物情迥似此且攜藜杖閉柴扉

布衣馬明巖先生謙

馬謙字明巖號東山臨海人順治乙酉年二十四明社
既屋遂絕意進取凡時事之不平者悉寄之於詩著有
北窗閒詠六卷凡古今體詩五百餘首今傳於世

台詩三錄馬謙字元吉號明巖臨海人際滄桑之變絕
意進取其憂時感事之意一一託之於詩北窗閒詠六
卷爲詩五百餘首據自序乃其三刪本嘉慶丙寅友人
金毓麟得其殘編見示只四卷耳其詩以變徵之音而
出以三唐風格氣骨甚高音節甚古而鄉里無能舉其
姓字者湮沒之悲可勝慨耶

遺書

北窗閒詠六卷

按是集原本十卷分爲兩集前集二卷詩百餘首皆明世所作又二卷則永祿紀年時作後集六卷則滅黔後作也晚年刪存六卷一卷樂府雜著二卷五古三卷七古四卷五律長律五卷七律六卷五七絕雖以體分而每體仍自編年詩凡五百二十七首

北窗閒詠小引

北窗名詩始於明隆武元年九月時予二十強四自季夏遣變避亂山莊僻處鮮營適觀籬菊堆金企懷靖節綽有先民遺風心切向往用以顏篇前集之作多明世少年游詠朝歷三主年踰七稔得詩百餘次爲二卷其

後滇南嗣統改元永厯例諸天祐尙虛存唐號況今位
號炳赫正統昭彰雖地隔主遐義懸日月凡所撰作復
彙爲遺冠以年號別爲前集己亥以後微辭次爲六卷
止題甲子續成後錄嗚呼子子餘身斃斃兩世製出一
人集分先後不無微義云明巖子再誌按此係丁巳作
康熙十六年也
跋語三則

激楚蒼涼故國之思溢於言表眞靈均之苗裔柴桑之
替人也格律本之六朝間復出入三唐允推傑作吾台
有此異人表彰其可後哉癸巳中秋後五日後學彭穎
少眉識按癸巳道光
十三年也

北窗閒詠六卷兵後霞城所購本也目錄後云原書十

卷今不得見矣哀感頑豔屈宋之遺丙戌中秋重加裝

訂爲他日文獻之徵可耳六十老人嘯林氏謹識

按丙戌光緒十二年也嘯林

王維翰之別號

少眉少林二君盛推馬東山詩以爲屈宋之遺六朝

三唐殆不足擬今觀其詩多率爾操觚之作意晦詞

麤頗少完璧且以明之少年布衣而不仕本朝似

可不必詎得以彭澤令相推許耶然視世之役志科

名熏心利祿而不能自拔者則偶乎遠矣光緒辛卯

孟陬黃巖王棻識

遺詩

烏夜啼

白楊樹頭巢老鳥老鳥啞啞竟夜呼言我單生一二子
兩老鳥手足瘁羽毛無眼看鴉鳩七子棲扶蘇子旣羽
翼母心愉鴟鴞憑陵搏其雛伯勞東去雁南徂無兒爲
反哺煢煢兩老鳥朝暮乏食寒無襦雙鬢墮泥塗老鳥
憶子繞樹呼一二子兩老鳥中心實苦茶夜夜哀嗝日
月孤

東山曰辛丑春月郡伯以抗糧名色加害諸生被逮
流徙者六十七人首罪二人坐絞爲周生父賦此

續黃臺瓜詞

縣縣青城瓜種者誰家子豁達古神人雄豪雲日士瓜
熟黃臺上其實何離離驚風捲崑崙萬象倏振飛願言

摘瓜人無爲抱蔓歸

東山曰哀滅黔也噫摘瓜者誰乎平西不得逃其罪矣

春日勸農

白日臥空齋春風開帷幌覺來折角巾曠曠絕塵想但
觀岫雲飛遙挂石泉響緩步過原田菲菲桑麻長父老
向我言畝澮今濛濛天時催東作告語徧鄉黨嘉禾須
早力莫使翳草莽不見去年冬家家覓粟橡

得珠樓

子家樓名

天工假我雙日月赤烏不墜蟾未沒輾轉高飛得珠樓
燦爛光華起吳越吳越作者果何如胷羅星漢跨石渠

奔馳矯矯鱗角躍迴絕北溟千丈魚名山著述今朝事
太史文章千古書

昔日行

乾坤合璧未分照盤古鑿出混沌竅九土茫茫繡列壤
厯落星辰天半耀狼矢暗張驚白日羲和御墮赤鳥叫
蛟龍競戰玄黃血五色奇文誰同調蒼梧歲駕去不留
黃陵夜月曷勝愁洞庭水似湘娥淚猿嗥烏號何日休
江妃鼓瑟天地慘草木隱隱生百憂安得山川歸草昧
再生大禹畫九州

贈張彥曙先生

神州惜陸沈明統寄孤臣自動風雲色寧沾沙塞塵乾

坤島上國歲月鏡中春欲鍊予黃石長空補九旻

東山曰先生諱煌言癸未進士官兵部奉國主歸海

主沒存明統廿一年以丙午歲被執盡忠於杭有詩

六章

穎按先生鄞人別字倉水實勝國舉人監國賜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蔡按順治丙戌魯王監

國元年其薨在康熙元年壬寅至丙午則康熙五年也自丙戌至此凡廿一年

台學統卷四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四 清節

湖山居士康肅吳明可先生芾

宋史列傳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
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
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
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
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
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媿

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臣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自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卽位

陸辭陳裴珣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初
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至郡勸民義役金華長仙
鄉民亦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
芾輿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
褒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櫝宮在
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
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
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
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
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
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

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谿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峻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朱子撰

淳熙十年夏六月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於天台仙居縣
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
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輿
之原既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功德傳之無窮
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
來卽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
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
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
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
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

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可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造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爲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於公今又焉得辭於公之子邪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右公諱芾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巖然如成人

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温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爲生業屬更定法有以私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迹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蹙之邪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爲名臣者

蔡按此指王忠文公十朋

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

詳定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祕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秦已顓政事士大夫趨附者眾公處其閒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謂公

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風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毋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考有召命免喪入對卽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強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

地發之政而盡無媿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
上聽其言願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
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
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
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
如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
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
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
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
謳吟未改旣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
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啟東還者事下侍

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
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
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
以悅其意豈爲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
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
欲歸者眾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船
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
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爲閒乃
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
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
欲以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

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將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啟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典刑戎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眾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

賜俸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卽位陞辭首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卽禁掊克減征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而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

次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輿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於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爲文以醑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誦誦公卽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爲尤甚公以永祐菑宮在焉爲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鑑湖自

東漢時豬以溉田爲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爲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揀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旣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徇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湖姦民大姓利爲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抱石狙擊其酋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爲改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句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

如句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爲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賜金紫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有爲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爲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闡高思驄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於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塵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

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
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
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始與今退傅陳
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
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閒爲
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
民瘼事簡舊爲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拊
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圯壞歲調諸縣葺之民
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
令可度朝命賦璧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旂又
先事以集而民皆莫知之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

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爲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根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閒惑人禁斷醫藥天橫者眾公命縣榜禁絕集羣醫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久已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爲郡政各因其俗爲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先嘗言爲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

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槩量吏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章旬間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寶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爲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目爲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回翔十有八

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勳業可必就中閒立朝多舛隣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蒔花竹築亭館其閒延袤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南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六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閒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蓋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

壽推恩故侍臣加以耄老自中大夫特遷中通奉大夫
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澠之女
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
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
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洎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
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三十
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
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
公以窆而碩人祔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
交人事無墨衰經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

資以遣之官其兄弟之子孫六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損已貲合公私之力以振之無所愛好善如己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閒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雄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

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己銘曰

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吳一世之傑睨彼權相弗媚而謁始雖偃蹇竟偶明哲彼說我仁大論橫發乃贊征謀乃軻還轍言雖弗用時仰壯烈中去朝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惠達信孚越城之南日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龜有魚天邑嚴嚴貴強屏氣張爐以行孰俾吾貳公顧曰嘻是足與治於庶於藩姑適吾意姑谿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莠則廩其秋我湖空明我竹修修我倦而歸其樂林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蛻循始訖終俯仰奚媿中奧之原有窅其隧我銘不刊以

駕來裔

茶謹按湖山先生宅心夷曠持論和平未嘗苦節鳴高以負異於眾乃朱子銘詞獨盛推其氣節何哉蓋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而能不以三公易其介此真氣節矣若夫風節自厲適以長傲潔清自矢唯以圖名雖絜比庸常豈無差勝然非吳公所屑爲者已

學士吳康肅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靖康之禍百世之讐神人共憤天地爲羞中興廟謨誰贊其決有偉吳公正論烈烈志雖弗售風采凜然彼姦者檜罪通於天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我有湖山澧蘭芳芷嗟世益降士氣奄奄誰爲公御懦立頑廉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湖山集十卷宋吳芾撰芾字明可自號湖山居士台州仙居人紹興二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歷知數郡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芾爲祕書正字時以不附秦檜劾罷後金師臨江芾建言有進無退請高宗駐蹕建康以繫中原之望其領郡亦多惠政蓋非徒以文藝擅長者然其詩才甚富往往瀾翻泉湧出奇無窮雖閒或失之流易要異乎麤率頽唐如輓元帥宗澤諸篇尤排奐縱橫自成一格據集中自述芾生甲申歲當崇寧三年建炎初尙未及三十而筆力已挺健如此其後退閒者十有餘年年幾八十乃漸

趨平淡和陶諸詩當作於其時亦殊見閒適清曠之致
集中寄朱元晦一詩曰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尙欲
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是其末
年亦頗欲附託於講學然其詩吐屬高雅究非有韻語
錄之比也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稱集二十五卷長
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和陶詩三卷附錄三卷
當塗集三卷本傳又稱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所載卷
目殊抵牾不合原本已佚無從核定今據永樂大典散
見各韻者采輯編訂釐爲十卷以和陶詩併入而仍取
必大原序冠之史稱芾爲文豪健峻整是其雜著亦必
可觀惜永樂大典中已經闕佚僅得表一首序一首附

之末卷以略存其概云

湖山集序

廬陵周必大子充撰一字宏道自號平園叟有周益公集二百卷

必大封益公謚文忠

才氣可以任事而以學術本之未有不爲名臣者也龍圖閣直學士天台吳康肅公以進士起家受知高廟爰及孝宗在內爲御史歷吏戶禮刑少常伯給事中又嘗典治內史在外則五爲帥守處劇繁以平易其才氣何待言至於履正奉公仁民愛物如嗜飲食發爲詩文身簪紱而心正壑此則學術之力也其子嘉興太守洪良公遺文號湖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遠來謁序予與公同朝久知公熟公雖志在功名而議論專以恤民爲主復躬行之自非才氣學術兩

皆有餘何以臻此當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
衡以泉守予以闡憲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款甚將別各
爲三詞以送備載集中自是力請奉祠繼以挂冠享林
下之樂者十有六年其詞詩益多意遠而詞達使人讀
之蕭然有出塵之想予嘗評公侍從如嚴徐彈壓如趙
張循良如龔黃止足如廣受凡西漢名臣殆可兼之然
尙有一說始紹興甲子六月公以祕書省正字輪對奏
江浙昔號粒米狼戾雖歉歲斗直二百今歲豐反倍之
蓋由州縣重征稅監官覲美賞巡攔利掊取若蠲其算
價自平矣高宗大喜七月有旨從之仁言之利其溥如
此當路忌其直諒是月出倅括蒼予爲祕書少監得此

事於旧歷厥後上用公執法主計豈徒然哉敕局編類
紹興寬御詔令載之七十一卷之首例曰臣僚奏請當
時士大夫固未知出於公今奏議復不載予故特書之
以彰高宗愛民用人之美意且明儒術可富天下之大
端云嘉泰三年五月日具位周必大序

遺詩

和陶勸農韻勉吾鄉之學者

士農工商古有四民惟儒最貴但患非真誠能力學進
必有因儻或中輟豈能爲人
譬如田家所仰黍稷要當早夜勤於種植惰而自安不
稼不穡歲云暮矣何由足食

吾鄉人物散處川陸豈無秀民生而清穆亦既從師步
趨隨逐亦既窮經訪尋歸宿

奈何人性易流難久纔及長成卽求配耦稍得其資復
營南畝自暴自棄有同游手

大抵名儒豈患窮匱大抵外物豈在僥冀學成道尊富
貴自至不學空虛非惟自媿

縱得美官人亦見鄙若博羣書更堅素履雖處常流亦
超塵軌一旦進爲必兼眾美

和陶命子韻示津調官

我愛二龔絕勝二唐克著清節終始有光夫豈不知伊
傅在商相湯泊高俱致明昌

又豈不知道否晚周天縱將聖獨有孔丘卒老於行靡
憚周流胡爲潔己恥事王侯

曰豈不欲效彼羣龍潤澤萬物助成歲功潛而不用夫
豈自封亢將有悔不顯其蹤

喬木千尋竟困斧柯屈原特立終隕汨羅水行地中尙
值劫宄縱如賈誼猶滯長沙

勿謂吾身有才有德可以安世可以益國不善用之鮮
不爲忒所以古人戒之在得

我幸此生不忘本始身雖朝廷心實田里所以暮年知
足知止以進爲憂以退爲喜

汝能傳家一第已及使進而爲不患無立奈何親老奉

親爲急莫待異時徒然涕泣

我不望汝勲業濟時縱得入侍朝夕論思欲供子職何如在茲人能盡孝忠豈遠而

既有餘力且親燈火讀破萬卷百倍於我我恨書少意不自可汝能雪恥天亦見假

我本白丁恩及童孩維由先德亦自書來汝誠博古爲世實才時或未遇又何嫌哉

和陶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韻寄朱元晦

我愛朱夫子處世無戚欣淵明不可見幸哉有斯人奈何不苟合進用苦無因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尙欲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願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第恨隔

千里無由能卜鄰安得縮地杖一到建谿濱

和陶詠貧士 七首錄二

士貧亦常事但視其所依苟能依於道暮景亦有輝淵
明生亂世初不求奮飛爲貧聊一出違已卽言歸歸來
坐衡宇無粟可療飢作詩詠貧士泰然曾不悲

淵明抱歸興未老辭華軒應謂于役人豈如歸田園在
家貧亦好滿眼是風煙親戚可晤語書史可精研妻子
識此意相對無閒言時取新酒漉一笑中聖賢

和陶桃花源

我聞桃花源其先是秦世當時避地人歲久俱已逝其
後長子孫生理還不廢種桃以自營結茅以自憩有兒

但發蒙初不工六藝有田但收禾了不輸二稅有雞只
晨號有犬不夜吠淵明愛其眞爲此成新製我久聞其
風褰裳思一詣所慮路難通仍恐水難厲夢寐不能忘
抱恨知幾歲所恨天見私於此施嘉惠貽我萬株桃漫
山迷眼界卻勝武陵谿草樹相蒙蔽相去復不遠只在
吾廬外人號小桃源景物適相契

寄題楊宰清畏軒

赤城志黃巖縣治清心堂舊名清畏
紹興二十一年令楊煒建嘉泰二年

更令
名

古人貴慎獨舉世知者希末俗事誇耀常患不我知楊
子有雅尚傳家守清規折腰二十載不辭州縣卑猶慮
與眾異憂讒還畏譏開軒揭華榜卻恐非其宜要當且

用晦處靜藏天機昔賢忌獨清此語非吾欺

家人生朝

相從四十年於今成二老向來苦宦游頗恨歸不早我
家枕湖上髣髴如蓬島今始得歸老方喜開懷抱復值
君誕辰滿目春光好幸有酒千鍾足可共傾倒要須且
沈酣莫被聞愁惱我方務清虛志不在金寶亦復戒浮
華意豈在花草但願享遐齡白首長相保

生朝偶成

今晨是生朝今夕是除夜年年聚親朋往往羅酒炙而
我忽抱痾見酒輒避舍一滴不沾脣何事相慰藉人生
能幾許今已迫衰謝病軀復如斯令人發悲詫展轉竟

無眠作詩訴同社

送津兒之官麗水

憶我初仕時不敢望高位但得宰一同便可行已志實
惠儻及民死亦有生氣況復著陰功子孫將不墜胡爲
人憚之百計欲求避我聞事無難辭難豈爲義世路雖
多艱宦途須歷試是用俾吾兒往當民社寄眷言古括
州山水有奇致我尚記昔年嘗爲郡守貳雖無德在人
人亦安平易百里聞汝來想見多忻慰要當盡此心有
以塞其意誠能使吏民自此知懷畏家家各安居人人
共稱治縱或罹謗傷固自有公議有如汝所存俯仰似
無媿功名餘事耳何必成與遂年來我挂冠方得閒中

味無乃偏桑榆七十仍有二知幾復何時得見汝娛侍
雖幸枕湖山已闢幽棲地有詩誰伴吟有酒誰同醉正
欲汝相隨俄然又相離會須早歸來日作斑衣戲個中
有真樂豈必三旌賁

哭元帥宗公澤

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副元帥東京留守宗澤卒時康肅年二十五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風采
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朝不顧死半生長在謫籍中
眞金百鍊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落落奇才世莫識
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禍亂胡氛漲天天濛濛
眾人畏縮公獨奮毅然來建中興功圖維一定百廢舉
復見南陽起臥龍嗚呼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怱怱

無乃天上亦乏才故促我公還帝宮天生真才應有用
何忍坐視四海窮吁哉四海正困窮興仆植僵賴有公
公雖居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旣云亡天下不知
何時康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豈無人請
問誰有公器業誰如公忠良公雖不爲相德望震要荒
公雖非世將威稜鬻豺狼偉哉奇節冠今古我試一二
聊鋪張靖康元年冬敵人正披猖廟堂驚失色愁覩赤
白囊公首慨然乞奉使以口征伐定擾攘朝廷是時未
知公公之蚤志不獲償憂國耿耿思自效再乞守土河
之旁命下得磁州翌旦逕束裝下車未三日虜騎已及
疆敵人聞之亟退舍匹馬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

萬康邸賴公王業昌及公領留守北顧寬吾王恩威兩
得所春雨兮秋霜除殘曾不勞危弱成安強姦雄悉膽
落誰敢亂紀綱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有粟安得嘗敵
人乘我虛近復陷洛陽洛陽去東都雉堞遙相望不聞
敢侵犯豈是軍無糧祇畏我公霹靂手氣懾不復思南
翔嗚呼哀哉公死矣秋高馬肥誰與防天子久東狩去
冬幸維揚都人心戀主謂言何相忘朝夕望回輦斷腸
還斷腸公獨以死請再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
乘何當歸大梁咄咄肉食人尙踵蔡與王姦諛蔽人主
痛毒流萬邦人怨天且怒喜氣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
日盡取此曹膏劍鉞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病在膏

育我公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竟所長但留英氣於後
世永與日月爭輝光此死於公亦何憾願我但爲天下
傷我聞天下哭公者哀痛不翅父母喪父母生我而已
耳豈能保我身無殃都人此時失所依波迸東下紛蒼
黃我公我公不復見秋風在處生淒涼百身儻可贖我
願先以微軀當靈丹儻可活我願萬金購其方彷徨媿
無起公計安得長喙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
節君不容及至艱難君始用民之無祿天不從嗚呼哀
哉元帥公古來有生皆有終唯公存亡係休戚千古萬
口長怨恫嗟我草茅一賤士念此抑鬱氣拂霄銜哀揮
涕何有極願以此詩銘鼎鐘

三老圖既成久欲作詩未果因次任漕韻

我久欲作三老詩苦無佳句能解頤抽軋鄙思成無期
有語欲吐還茹之忽得新篇向此詩恍如春草生謝池
明珠萬斛光陸離璀璨不減珊瑚枝壓倒元白頭欲垂
直與李杜肩相差使我手把不停披憶昨梅花吐瓊蕤
枝頭愛日仍舒遲雖恨捧觴無翠眉吾人臭味自相宜
花下清歡聯共追嗟我老來意氣衰歸心已決不復疑
雖來江右把一麾但知痛飲真吾師尊前況逢冰雪姿
豈容不醉負屈卮二老攬轡方並馳一氣相和如壘篋
百花感化熏蘭芝不事威怒轟雷推後園探春容我隨
開懷笑語何熙熙丹青寫此一段奇未羨九老洛水湄

何日歸去山之厓時命柴車載鴟夷相逢逕醉莫問誰
飲盡不妨尋酒旗

菜謹按周必大序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
衡以泉守予以閩憲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款甚云云
然則二者者胡忠簡公銓周益公必大及康肅吳公
也

二月晦日勸耕石城

三首錄二

春曉喜新晴聊爲野外行殘花紅雨亂垂柳綠絲輕路
入藏雲寺山圍走馬城空餘懷古意往事與誰評

兀坐無聊賴所期懷抱開偶驅千騎出還得十朋來

時有

客遣興非無句消愁亦有杯此心終不樂祇是憶天台

僕平日間有此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之句
每歎服之恨不知作者姓名一日與魯漕話次方聞此
詩乃福唐余倅所作魯繼錄全詩及余君所夢始末見
示讀之使人益起懷歸之興因成小詩以記其事

寒士叨塵分已踰不爲歸計待何如暮年光景那能久
浮世榮華總是虛此去直須甘澹泊個中元自有乘除
因公拈起余君話愈使衰翁憶故廬

誠能積行累功自
有乘除乃余君夢

中所得司命
真君語也

老妻生朝爲壽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幸君今及見之教得子能傳素業
養成孫亦守清規稟生坎坷今當泰積善初終志不移

白首喜爲林下伴願從今日到期頤

余年七十輒和樂天詩以自廣

已是年齡及七旬田園稍給未全貧
兒孫初識傳儒業世俗還稱作貴人
門外湖山渾可樂沙頭鷗鷺更相親
莫將塵事干吾慮已向君王乞此身

余既和樂天詩而喜於年及之心猶不能自已又復再和八首錄二

先子春秋僅八旬一生多難只安貧
豈期有子登清禁亦復如今作老人
共羨浮榮光故里自慚實德忝吾親
從前萬事皆踰分祇合歸休保此身

新歲妻孥慶七旬徧賙鄰里及孤貧
高年滿座有醉客

向者塞涂無餒人平日要同人喜樂此時寧閒物疏親
餘生自度渾能幾詎可徒勞負此身

澤民因誦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
句慨然有感遂廣此意作詩相示余以謂人之會遇各
自有時年少固不可留而時亦何可待樂天自不應出

此語而澤民亦不應爲此詩因反其意以和之二首錄

陳澤字澤民仙居人隆興元年進士年五十卒終宣教郎

勸君且醉瓊頭春休把升沈累此身自古功名須遇主
到頭富貴不由人蟠胸器業元高世落筆詩章更出塵
道在何憂年少去九重前席會相親

余以庚寅十月十日抵敝廬今恰三年感而有作偶成

三律錄一

幸有湖邊數畝園，尙堪行樂度殘年。
驚魚自合潛淵去，倦翼寧思出谷遷。
既乏仙方能卻老，又無奇策可扶顛。
但知藏拙安吾分，一任人稱賢不賢。

和沈汝能暮春感懷

以下補錄

是處兵戈滿，誰言宇宙寬。
戰聲驚膽破，春色入心酸。
北狩沙塵遠，東巡海氣寒。
野人元任運，愁夢亦隨鑾。

和胡經仲卽事

世事憑誰論，羈懷只自諳。
風煙悲蜀魄，桑柘老吳蠶。
晚步惜殘照，春衫怯曉嵐。
日來鼙鼓近，牢落愈無堪。
見市上有賣海棠者，悵然有感。

連年蹤跡滯江鄉
長憶吾廬萬海棠
想得春來增絕麗
無因歸去賞芬芳
偶然擔上逢人賣
猶記樽前爲爾狂
何日故園修舊約
賸燒銀燭照紅妝

有感

延福池臺荆棘深
上皇無復此登臨
寂寥崇觀當年事
愁絕關河萬里心

漠漠黃雲塞草低
南人空說翠輿歸
孤臣淚盡仍嘗膽
白首江湖雁北飛

河山關塞一萬里
文武衣冠三百年
四海蕭條宮殿去
無人解道取幽燕

建康值雨

去日已經泥滑滑歸時仍苦路漫漫天公作惡非無意
要見人閒行路難戚大令學標曰南渡時事正天試宋君臣以險艱康肅詩原本忠孝有少陵每念不忘君父之意

輓詩

挽吳康肅芾

朱子

臺省傾羣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不
盡雲龍會還尋霧豹期誰知七休詠翻入八哀詩

粵自辭神武超然絕世紛前身疏太傅今日范忠文圃
樹寒留月湖波冷浸雲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芬

憶昔觀風寄登堂識老成忘年見交態把酒話詩情別
去如三歲書來忽九京卻思憑檻語忍遽勒公銘

挽吳給事芾

孫應時

燭湖集

一葉業堂刊

人物中興後，猗公一世雄。
虹蜺輝霽景，山岳鎮頽風。
用舍關輕重，聲名擅始終。
堂堂今日盡，海宇盡哀恫。

挽吳明可給事

瑞安陳傅良君舉撰

止齋文集

諸老俱淪落，流風日轉移。
獨懷憂國意，長說渡江時。
姓字誰如此，功名早不疑。
卻收湖海氣，燕坐雪垂頤。

憶上諸生謁，公方薄恙侵。
欣然蒙絮帽，恨不醉花陰。
自

說看人熟，相期晚歲深。
半天蒼嶺雪，回首爲沾襟。

謂公之夕

宿蒼嶺下天大雪
明日嶺上深數尺

遺文

乞駐蹕建康疏

台州府志

臣聞自古王者必據要會以固根本而建康者王氣所
鍾龍盤虎踞六朝建國根本之地其江山之雄原隰之
廣控帶荆揚引輸江漢咫尺兩淮應接四川是爲形勢
之衝非若臨安之僻在一隅也陛下往年以強敵侵擾
淮甸未寧倉猝南渡且於臨安駐蹕蓋非擇而取也其
後和好既定姑務休息因循定居不復遷徙今者逆亮
滅亡天開興運陛下親御六飛臨幸建康以圖進討不
唯上合天時下得地利又適中機會允合人心蓋以北
土之民謳吟未改一聞大駕臨江知陛下爲恢復中原
之舉想其延頸舉踵日俟來蘇今千乘萬騎縱未能卽
還上都詎可不少駐建康圖回經理以繫其望乎昨聞

有旨增葺宮室創造營寨臣固知陛下必爲盤薄之計矣今行殿旣已蠲修三省六部亦已蠲備大眾之從行者又復皆有廬舍亦可卽安矣營寨旣成兵衛家屬有所棲息亦無復歸念矣惟是遠近之人未知聖意所在妄謂大駕視師必不久住故州縣之應辦瀕次者日俟回鑿舟船之泊於鎮江者不敢放散而一行官吏兵卒猶給在路錢券其費不貲徒耗國用愚欲聖慈特以駐蹕之詔明告中外使知陛下不忘經略中原之意則人心安而國是定矣

朱氏旌表門閭碑

赤城集

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亙古無有思

鴻厥慶施於臣庶迺十有三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閭者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儀之奏州之仕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旣甦歎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翦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母舅姑至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姆則壺彝州里所矜式天產祥嘏厥有桃實萱穎之異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

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刻上皆未報會慶禮
行者年高節悉加崇獎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表申前
奏止嘉其節明年五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
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闕郡謹迎臺稚竦觀植門建臺諷
協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收
踵門曰母氏之節亦旣列於贊書詔於太史矣願公勒
諸石益爲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予昔
與君之諸父游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
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外無閒言宜人年百有
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表其門會穎去弗果善積益
豐委社厥後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

槩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
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爲世世
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爲婦爲母者以安人爲法今君
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子旣紀其略而又繫
之以詩詩曰

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列於朝國有勸懲賞
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明志堅之死
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旣畀以年庸介爾
祉業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尊詔而子孫
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毋俾臺壞告而里閭而父而母惟
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爲我詩於石垂世

作規

台學統卷四